

論自我批評



葉羣等譯

論我自批評

(整黨參攷材料之三)

東北書店印行

目 錄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一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葉蠶譯）	九
與羣衆聯繫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齊生譯）	二〇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一時的和倏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底幹部以及一般地工人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到，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塞維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塞維主義一開始成為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了。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塞維主義還未成為獨立政黨，還同孟塞維克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這樣說：「……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的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為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鬪，決不會被這區域針刺所驚動，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短處。這些短處，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生長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把他們

『黨』內的真實情況的畫圖，給我們看看吧，那怕就是稍微近似我黨第二次大會記錄那樣所給予的畫圖也罷！』（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那些以爲自我批評是一個一時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會過時的。同志們，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塞維主義武庫中絕不可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塞維主義底本性、同布爾塞維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的一種武器。

有時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尙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的受敵對力量包圍的黨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爲敵人可以利用該黨本身缺點的揭露來攻擊它。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爲布爾塞維主義已經取得政權，正因爲布爾塞維克也許會因我們建設底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爲布爾塞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爲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重要。自我批評之目的，是揭露與消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只會使布爾塞維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底敵人作鬭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估計到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底這種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

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政黨底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它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却没有做成功。在今天以前已經滅亡了的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和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即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克服這些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沒有布爾塞維主義。

但是，爲要展開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克服黨面前的許多障礙。這裏包括羣衆底文化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的缺乏，我們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是最嚴重的障礙，也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這裏說

的是在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份子。這裏說的是這些官僚主義份子專門藉我們的弱點和錯誤爲生，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如像害怕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僚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應該使我們懂得，反官僚主義的鬭爭是絕對必要的鬭爭，這個鬭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鬭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官僚主義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已經成了病，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的毛病了，這是因爲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聯結着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如果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消除我們建設底毛病，那就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進行反對我們各種組織中的官僚主義的鬭爭。

因此，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下起來批評，自下起來監督，這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主要解毒劑。

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

『……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種鬭爭，……』因爲，『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辦法來消滅官僚主義呢？』（『列

事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四九六頁。

但是爲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之中，首先是在我黨內部，展開無產階級的民主。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等於空話。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無論什麼的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自我批評，它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發展工人階級底戰鬥精神，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擴大它的力量和幫助它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以把工作放著不做而去對於一切東西說長道短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了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外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恥辱。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減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威信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威信的有生命的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類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引導到破壞黨性，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瓦解我們的經濟幹部，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空談脫

化。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是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的。

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都是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黨將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來反對這種『自我批評』的。

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培植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鞏固我們的經濟幹部、武裝工人階級為目的。（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X

X

X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裏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的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吧。

例如，就拿黨的組織對經濟的和它的各種機關的領導來說吧。這裏是否一切都順利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不僅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比如某種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為那裏能担保

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恕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的普遍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只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喊聲：『對呀！』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是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並把槍毒藥藏進我黨機體的內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清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它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

的浪潮中前進。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鬭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當階級還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謝天謝地，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下去，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簡單地就死亡的，而是拚命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些新的東西在生長出來。而這些正在生長的新東西，決不是簡單的就生長的，而是大喊大叫的爭取它那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呀！』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鬭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鬭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塞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掉，反而怡然自得，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大成功，就洋洋得意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却依然存在，瘡毒還在侵入到我們黨的機體內部去。（斯大林：『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

精神上培養幹部

葉

羣譯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鬭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鬭爭裏，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位置。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的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的揭發排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的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難道還不明白？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

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的更嚴肅的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的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的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的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裏廣泛的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時候，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羣衆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的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的掃除缺點。有着真正布爾塞維克

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

作鬭爭中來用布爾塞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的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為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於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駭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瘡癍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幌子來把他們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的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會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的，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相互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為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如果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為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

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心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把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裏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裏。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當會在討論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位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判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做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爲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竟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懂得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誰要是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够依靠黨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够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有的，但是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

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譁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他把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做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全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爲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羣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裏潛藏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